

那年夏天

徐丽

夏日的清早,草尖滚着透亮的水珠子,长弄堂里,风吹发梢,真是清爽。

打来井水,洗衣服,浅蓝结实的水桶触碰井水溅起清凉的水滴,洗衣台也透着丝丝凉意,井边的洗衣妇女,有聊不完的家长里短,散怀的笑声和着井水清脆的撞击声,一摇一晃,好似日复一日的生活节奏……再过去,把竹篮挂在自行车右侧把手上,骑着车去菜场买菜。一个摊位一个摊位走过去,买齐母亲要我买的菜。

不买菜的日子,就去地里。我家有零零散散好几块地。近的就在家门前不远,隔了几户人家,清早去地里时,总是见最尽头一户人家门前的牵牛花开得好有生命力,大红的花瓣,透着人间生物的自然气息。后来读汪曾祺的文字,才知道:“牵牛花短命。早晨沾露才开,午时即已萎谢。”可在我年少记忆里,牵牛花一直是蓬勃地绽放着的。

长长的田埂,并不怎么弯曲。东面有一户孤零零的人家,两间平房,垒起半人高的石头围了个院子,家里有两个女儿,院子里总是安安静静,竹匾里不知道晒了什么,日久天长地晒着,偶尔传来几

声狗吠声。西侧隔着几垄田地,安稳地坐落着一间青砖房,住着阿婆,村里人都说不上她的年龄,耳朵早已听不清了,说话也含混,交流靠比划,行动倒还利索,老远望去,砖房里的烟囱总是冒着烟。阿婆和我家有些渊源,早前,阿婆帮忙带过一阵我弟弟,阿婆坐在门前,枯槁的手抱着我弟弟,我的幼儿园在阿婆家边上,课间和小朋友地哭着朝我扑来。后来,奶奶病了,也是阿婆帮着一起照顾。那日,家里正在打“菜籽”,一船的油菜晒了几日后,便开打了,举着连盖一起一落,不久,乌黑油亮的油菜籽就小山样高,爷爷帮着用粗筛子筛掉细长的油菜籽壳。傍晚,阿婆匆匆来了,啊啊地叫着,很着急地舞着手,爷爷看懂了,回屋,奶奶不在了。那年,我四年级。

挎着篮子,赤脚走在阡陌纵横的田地间,感受泥土的清凉、温润,脚底升起麻麻的快乐。在地里摘一篮子熟了的黄瓜、番茄,这样的蔬果母亲种了好几垄,新摘下来的黄瓜,表皮带着硬硬的小刺,拿水一冲,抹去小刺,水灵的黄瓜脆中带甜。有时,拔大把的毛豆,一路连拖带抱着回来。田边,有人家院前的草珠子蓬蓬勃勃,长似玉米

高,成熟的草珠子果子,颜色由绿转深,外壳坚硬,如涂漆,状似小圆球,外婆会摘来,清空草珠子中间的自然孔道,穿佛珠。大哥哥结婚时,家里的门帘子也是用草珠子串的。

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一文中写道:“人到夏天,没有什么胃口,饭食清单简单,芝麻酱面(过水,抓一把黄瓜丝,浇点花椒油);烙两张葱花饼,熬点绿豆稀粥……”上虞的夏天,不论中午还是晚上的饭桌上,都是扎扎实实的米饭,且总有一碗梅干菜汤,飘着几根笋丝,喷香扑鼻。每年的梅干菜几乎都是外婆提前晒好,送来的。

下午,捉了一圈知了,晒得皮肤发红。路过一个酒厂,远远闻到醇厚、香甜的酒香,爷爷在这里看门,他摇着蒲扇走过来,问怎么跑那么远,末了,总给我们几个零钱。太阳差不多下山了,该回家去收稻子了。稻子晒在大竹簏上,用长柄谷耙推成一堆,一畚斗一畚斗装满倒进箩筐里,稻壳触着皮肤一阵阵发痒。过几日,母亲把谷子放到嘴里一咬,咯噔声清脆,稻子晒足了。再过去,母亲边摇风车边抵挡位,指挥着我把稻子倒进风车漏斗,瘪谷均匀地吹落了一地,轻轻飘飘,松松软软,在地上画个饱满

的圆弧,这是农人以劳作写出的诗篇。

傍晚,拎几桶井水冲在院中水泥地上,烤了一天的地面发出“吡吡”的声响,冒着细细的透明小泡泡,地面凉了,摆出饭桌、竹床。过会,父亲就要回来,取出冰透的啤酒,几口酒下肚,父亲就要开始唱绍兴莲花落了,“钝则钝,斩白鲞;咯则咯,杀鸡娘;榧角落头还有一碗陈年霉干张……”天幕的蓝再深邃些,我就躺在竹床上,数着点点星星,听父亲讲那些我听了无数遍的徐文长的故事。兴起时,和哥哥、姐姐去捉萤火虫,草丛里的一明一暗,恰似那些年跳动着的无忧的心。

有几日,住在大姨家。大姨家在驿亭,离白马湖好近,穿过铁轨,走去春晖中学。有时,和大姨一起,撑着小木船去塘里看菱角,绿萍摇摇曳曳,我在船里稳稳当地坐着,等菱角成熟的时候,大姨就担着去河边的市场里卖。晚上,光脚走上阁楼,阁楼地板吱吱呀呀,那里放着一个生日蛋糕,我和哥哥偷吃了上面的奶油。

天凉了,竹床收起,虫叫声不再热烈,夏天也就过去了。再凉些,就可以在河边看一船乌黑的鸬鹚下水捕鱼了。



绿意 (赵安炉 摄)

第821期

潘山景雁

小树林

赵安炉

小树林,在家乡比比皆是,种下树苗,三五年功夫便能长成一人多高的树林,最平常不过,然而,在西藏就不平常了。不过,在西藏的东南部低海拔地区倒也青山绿水,草本葱郁南泥沟里亦是藤蔓牵衣,大树参天,林芝还被称为西藏的小江南呢。但那种绿显得黯淡,不像家乡的绿,青翠欲滴。而在高海拔的西北部地区,山是光秃秃的,几乎见不到绿色,那里氧气稀薄,光照强烈,又缺少雨水,草木难以生长,唯有在低洼处有些水分的土质里才活泛着少许绿意,若是遇见小树林,那真的是稀罕至极。别小瞧了这些小树林,因环境和气候的缘故,那些一人高的小树林得花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才能长成哟。

西藏地域辽阔,占全国八分之一的土地面积,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,就如我们跨省的距离。十年前,我们组团去西藏。一日,我们从拉萨

出发去珠峰大本营,驾驶员旦珍次仁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新买的依维柯面包车,600多公里的路程,清早动身傍晚才抵达,足足花了一整天的时间。尽管路途遥远,我们坐在车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打瞌睡,目光总是朝窗外看,一切都觉得新鲜。路上不时能看到虔诚的朝圣者,他们双手合十,走三步,拜一拜,有的一步一拜,他们的膝盖和手掌上都套着类似车胎的橡胶,先是双膝跪地,接着躯体前倾,手掌贴着地面向前一滑,身体便平躺在地上,脸面贴地,这便是人们说的五体投地吧。接着起身,行三步,又是一拜,他们的目的地便是拉萨,路途遥远的地方须花几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心中的圣地。这些朝圣者,有的独自一人,有的两人或三人成队,一人在拜,另一人跟在后面拉着一辆车,车上载着生活用品,天色将晚,他们便把车停在平坦处,支起帐篷做饭,这时,大山作景,一只帐篷,一支炊烟,便是一首诗,就地宿一晚,次日,接着

走上朝圣之路。

偶尔也能遇见穿黑衣的独行者,他面色凝重,步履匆匆,肩上背一个类似椅子的架子,架子上驮着用黑布包裹着的物体。大家都觉得好奇,旦珍次仁介绍说,驮着的是已故家人的尸体,背到指定地点去埋葬。为什么尸体是方正的形状呢?他说,人死后还原成娘胎里的样子,身体屈成一团。藏人的丧葬习俗最常见的是天葬和水葬,天葬是把尸体背到山顶喂兀鹫,水葬便是把尸体放入江水里喂鱼,藏人不吃鱼可能来于此吧。他们认为死亡只是不灭的灵魂与陈旧的躯体的分离,推崇天葬,认为拿“皮囊”来喂食兀鹫,是最尊贵的布施,体现了大乘佛教波罗蜜的最高境界——舍身布施。

一路上景色更迭,趣事不绝,谈笑风生,然而,到了解决内急时,女同胞们几乎束手无策了,我们男同胞倒是方便,喊一声停车,结伴来到路边,这里空气清新,绝无厕所里的腥臊

味,面朝大山,看白云的影子在群山中悠悠移动,一阵长龙入地,尽情释放,好不惬意。然而,女同胞就麻烦多了,她们下车后跑得远远的,在路基下觅一平坦处,撑开三五把伞,围成一个圈子,远远望去,红红绿绿的伞几乎是一朵绽放着的格桑花。由伞围成的圈,便成了简易厕所,人便蹲在伞的中间,一个完了,移开一把伞走出伞圈子,另一个进入又把伞合上,就这样一个个轮流着上。行途中若是遇见一丛小树林,女同胞们必然兴奋得尖叫:小树林,小树林。这几乎是天赐的良机,怎能轻易放过?司机亦心神领会,将车停下,此中情形,女同胞们自然不带伞了,一个个争先恐后呼下车,直奔小树林而去,少顷,雀跃的身影便消失在小树林里。

此后,小树林,便成了我们进藏队友中的一个关键词,印记甚至比布达拉宫还要深刻,个中意趣唯有我们才能心神领会,意味深长,每每忆起,总是让人忍俊不禁。

褚校长

陈方梁

我有过两次高考。第一次是1977年,复试也通过了,却因体检发现有心脏病没被录取。几年后经过手术,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再一次参加高考,成绩、体检顺利通过,却在手术时间上被人举报。查处过程中,上面需要教育部门 and 手术医院提供相关证明并限定了时间。这时褚老师已调至县教育局,任秘书长。他知道情况后,一边吩咐我马上去上海原手术的医院打证明,一边和在招生办的老师联系,最后终于赶在期限内将事情妥善处置好了,我被分配到县高中。

分配到县高中后,我很珍惜,也很努力,渐渐就教出了名气。而褚老师也渐渐老了,退休时住到了比较宜居的老南门附近,一幅落地房子,和我新搬的家在同一区域。因为和褚老师亲近,我总会去他那里坐坐。褚老师总觉得自己很难找,电话中不停地吩咐该走什么路,到哪里转弯,左边有什么,大门是什么样子的,想想还是不放心,总是提前等在大街路口转弯处。褚老师看到我有“出息”,他很宽慰,很“与有荣焉”。不知是不是巧合,或许是潜移默化影响,我的专业也是思想政治,教的是思想政治课,所以多的是“共同语言”。严格讲,褚老师教政治属于客串,而我是专业,但在政治眼界、洞察力、敏感性上我是不及的。他总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,看待事物,这与他一直担任领导职务,我只是埋头教书也许有关。后来我也渐渐明白,对我和我一家来说,褚老师是恩人;但在褚老师看来,这是他为人的原则,做事的态度,并不是对我额外关照,特别如此。学生中,终生感恩的,也还有许多许多。

可能是随着年纪增大,腿脚不便,褚老师后来又搬到我隔壁的小区,选了有电梯的套间。房子是二女儿买的,小区外有公园,有亲水步道,褚老师每天都要走一走。而我也因生病,术后休养,常出去活动,偶遇的次数就多。碰到的褚老师都由妻子章老师陪着,因耳背,不大声听不见,嘘寒问暖的话都章老师说,他保持微笑站在旁边,只是临别时吩咐一句“保重身体”。后来章老师病重,他不知道怎么办了,就把去医院当成头等大事,每天一趟公交来去,早上由南向北午后再由北向南,穿过整个城区。章老师病后就一直昏迷,偶尔醒转说几句话,褚老师也听不清,只是习惯使然,人在旁边心就踏实。章老师去世后,小女儿搬过来一起吃住,大女儿和我住同一小区,走动也很方便。有次我去探望,小女儿开门、泡茶,茶几上还是放满零食水果,房子收拾得很整洁,一只胖嘟嘟的白猫蹲在旁边。褚老师状态挺好,只是话少了,女儿说了下生活日常,褚老师点头微笑,告别时互道珍重,说一句“保重身体”。每次出门后,我总有些感慨。人老了,到最后,最紧要的也就是生活是否安好。

褚老师是褚家人,褚家是东岙的大姓,东岙小学就在褚家祠堂里。褚老师是带着全家一起回乡的,住也是住在自家老屋。褚老师的夫人也是老师,姓章,教我们数学,大女儿在东岙小学读书。农村出个读书人不容易,何况还是校长,于是小孩读书的事自然责无旁贷。褚家人多,褚老师又重乡情,于是褚老师就很忙。小学、初中好办点,高中呢?那时读高中是大队推荐的,名额少,而且主要依据不是成绩,读书好的不一定能上,但家长不甘心,也不知褚老师是怎么应对的。我家也住褚家,但不姓褚,算异姓,父亲和褚老师是认识的,但有多深的交情难说。我家人多劳力少,连口粮都不全,母亲又有病,但父亲有执念,也不知怎么操作的,竟让我和大弟都先后上了高中。大弟读书好,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,能力也强,一直当班长,还是文宣队的主角。但不知怎么回事,一上考场就晕,父亲又坚持,但到哪里复习呢?只好找褚老师,之后几年,几所不同的学校,都是褚老师帮忙联系,直至考上。

百姓大舞台

应芳芳

约起来,带上你桃红的笑靥,滴翠的梨窝,走起来,追上春的脚步,赶着渐次浓郁的花香,去百姓大舞台

换上裹满泥巴的黄跑鞋,擦起涂抹阳光的双手臂,放下锄头草把,把古老的炊烟去点燃家酿的番薯烧酒,把沉睡的大山唤醒,围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远方的客人拥满怀,轻推一家小院,泛着泥土芳香的热情迎出来,捣麻糍,煮羹团,麦饺筒,青汤包,农家土菜满满一大盘

久未喧阗的祠堂张灯结彩,老屋下的爷爷奶奶穿上过年的新袄,搬凳子,牵孙子,早早把脖子探出来,姑娘媳妇集合在村礼堂,卸下一天的劳作,亮出健硕的臂膀把广场舞扭起来,歌声起,舞姿欢,把文化生活送到田间地头,老百姓的春耕秋收里,吹萨克斯的外甥女博得满堂彩,穿汉服,唱越剧,台下拍照的小男孩

约起来,带上你桃红的笑靥,滴翠的梨窝,走起来,追上春的脚步,赶着渐次浓郁的花香,去百姓大舞台